

名康文學史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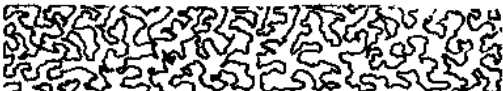
丁文著



名康文學史話

胡守四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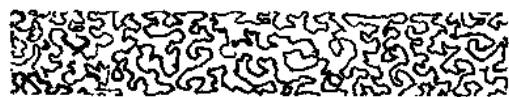
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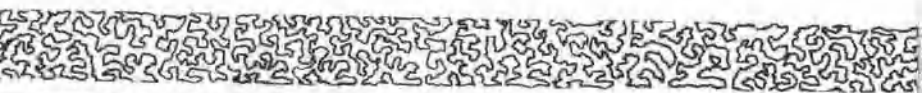
古

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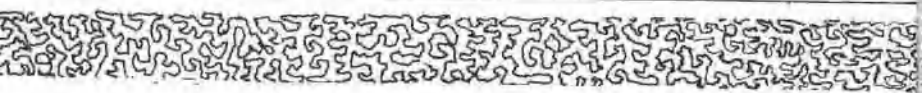
徐以林

詩





丁巳年
一水
自
冲
成
波
收
山
意
千
敢
一
空
将
载
高
明
持



内 容 提 要

本书 14 万字，37 节，上溯先秦，下至民国，对安康地区二千余年文学发展的历史作了较系统、较全面的介绍。对于在安康留下足迹或写过有关安康诗文的古代名人，如庄子、白居易、孟浩然、陈师道、陆游、王九思等；对活跃在安康文坛的客籍作家，如姚合、叶世倬、严如煜、陈仅等；对于本籍作家如刘宇、鲁得元、刘应秋、董诏、张补山等都作了介绍，对其作品作了公正、客观的评述。共介绍诗文作家 70 余人，内本籍作家 35 人。对安康文学的兴衰原因、规律及流派的形成作了探索，并从地域文化的新视角观照安康文学，据以探索汉水流域文化的特点和内涵。这不仅是一部文学专著，还涉及安康的政治、经济、人物、历史事件、山川河流、风俗民情。本书文笔流畅，兼顾了学术性和普及性，具有通俗性和可读性，既为读者提供了安康文学史知识，又可作乡土教材及教学的参考用书，研究汉水流域文化的专家学者亦可从中获取翔实的人文资料。

凡 例

一、引用资料除注明者外，余均依据安康地方的府志、州志及各县县志。

二、所引作家代表作难以割爱，尽量全文照录，篇幅太长者节录。

三、原作的错字错句，只个别作了更正，一般维持原貌。

四、编排以时间为序，以人带史，以人带文，个别专题例外。

五、篇末附《难字表》备查。

面 对 故 土

——《安康文学史话》序

陈 长 吟

对土地的理解应该越来越广泛，其实，除了生存条件，诸如文化状态，脑体意识，思维空间等等，都离不开土地的养孕和特有的局限。

我佩服那些踏踏实实在土地上耕耘的农夫，他们顶着烈日，默默扶犁，不哗众取宠，无春风得意，稳稳地把种子播下去，等待丰秋的到来。

作文也是这样，有些人的文章如天空中飘荡的烟云，看起来华丽多彩，迷雾蒸腾，但一场风雨过后，飞化的无影无踪儿。有些人的文章则象种子，你可以忽略它的存在，但随着日月增长，季节变化，会萌出鲜活的嫩芽儿，其本身的生命力无法遏止。

为一个地区的文学史来做文章，出专著，这在陕西是前所未闻的事，在全国恐怕也少见，藉此一点，我喜悦地推崇丁文同志的劳动。

这本《安康文学史话》，不会有轰动的效应，不会

获得盛誉和桂冠，但它存在的价值，不是短暂的轰动或矫张的虚誉可估量的。

书中的文章大多曾在报刊发表过，我以前也零零碎碎地读过若干，如今结集成书，编列有序，其史料的严密扎实，文笔的晓畅活泼，充分显示了作者做学问的认真态度及深厚的艺术功力。这些文章，既是历史的考据，又象散文一样富有可读性，阅毕阖卷，欣赏之余，你的头脑里会升起一股对自己脚下土地的庄重认识。这部作品，现在的人读起来亲切，于后代子孙也有裨益，它是金州当地一份生动的乡土教材。

丁文同志外表上看起来是个礼义书生，迟迟早早整整洁洁，眼镜后边闪动着睿智的目光，口语清晰精练，接人待物客气周全，我觉得他在创作劳动上更象个农夫，从来不盛气凌人，不追求虚名浮利。他写小说、也写雅俗共赏的传奇故事，也编县志，甚至还写出了效果不错能够获奖的小剧本，反正“拾到篮里都是菜”，这说明了他的务实精神，他的勤恳作风。

今年过春节，我回到了那个自己刚离开的、体温尚存的汉水岸上的小城，在文化馆二层楼上丁文的办公室，我们嚼着巴山金桔，啜着紫阳清茶，开怀畅谈，谈到兴盛起来的地域文化研究，谈到文坛上的风尚变化，更多的是谈对陕南故土的憧憬和深情……丁文在创作上的设想和计划，深深感染了我。

丁文曾说过：我没有过大奢望，只求写一点儿实在的东西，不负故土，不负父老乡亲的重托就行了。

这句话听起来平平常常，实则份量很重。丁文说到也做到了，这本《安康文学史话》，就是他献给乡亲们的一份厚礼。

面对故土，我们的劳作是盈实的。

面对故土，我们所有的劳作又是浅薄的。

这就需要我们更加努力。

每当夜色浸窗的时候，我就想起了遥远的边城里
丁文那掌灯伏案笔耕的身影儿。

1992年2月3日于西安莲湖



序 言	(1)
积淀厚实，源远流长	(1)
古硕学文人垂青这片土地	(4)
寂寞文苑开奇葩	(8)
客籍诗人姚合和僧皎然、方干	(12)
《忘归亭记》——金州的写照	(20)
陆游来过安康吗	(23)
教育尊基与安康文学的复兴	(26)
辉煌一隅的燭火	(29)
置学田之法与养士兴文	(33)
刘宇的做人和作文	(37)
少年天才刘绍基	(41)
明代诗坛回头一瞥	(44)
刻在石上和打了官印的明代散文	(50)
刘应秋和他的《一砚斋》	(54)
论刘应秋的诗歌创作	(59)

论刘应秋的散文创作	(66)
从政之余	(72)
自古“隐”者留其名	(77)
清朝中期安康文坛谁执牛耳	(81)
董诏诗作印象	(84)
董诏的文学传人	(89)
安康古代民俗的写照	(94)
蚕桑与文学	(98)
紫阳茶与文学	(102)
汉水与文学	(107)
乾嘉移民浪潮与严如煜的“一叹三咏”	(113)
并非官样文章	(122)
张补山的青少年时代及“补天”的悲喜剧	(126)
浅论《来鹿堂文集》及其思想性	(131)
张补山诗歌的艺术特色	(136)
张补山散文的艺术特色	(141)
陈仪和兴安嘉道年间的治世文学	(148)
儒林将才和武林儒生	(157)
亡国之音哀以思	(162)
宝刀不忍斩文才	(170)
清末民初的几位新派文人	(176)
民国文坛掠影	(181)
后记	(191)

1 积淀厚实，源远流长

论文学则必先考察历史。历史是云雨，文学则是雨后彩虹；历史是长河，文学则是飞溅的浪花。文学伴随人类文明史而产生，而发展。

安康的文学必附丽于安康的文明发展进程。

安康的人文史可上溯到石器时代。旧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址已有信息资料，毗邻的秦岭北麓已发现蓝田猿人，东边的伏牛山南部已发现南阳猿人，何时石破天惊发现“安康猿人”并非绝无可能。新时期遗址发现三十余处，多属典型的仰韶文化。这些“哑证人”表明：在汉水两岸及其支流的秦巴腹地，早在五、六千年前就有先民在此繁衍生息，形成原始群落，创造灿烂文化。遗址中的文物资料，既记载了先民们开拓陕南一隅的丰功伟绩，也反映了史前时期的文化区间交流。

安康地理情况最早的记载见于公元前数世纪成书的《禹贡》，云：“华阳黑水惟梁州。”梁州就包括今之陕南三地区。汉江北岸相传有“妫墟”，系古帝舜所居，安康在夏商时称“妫墟”。舜让位于大禹，禹疏浚江、河、淮、汉四个巨川，“嵎冢导滌，东流为汉”。汉江崖岸“禹穴”犹存，传为大禹治水的休息之所。

安康的军事活动可追溯到3000多年以前。商代，安康属庸国，称为上庸。庸国的兵就曾参加武王伐商的战争。

两汉和南北朝时期，汉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日渐繁荣。南北朝时期，中原极度破碎，属南朝的安康倒成为一方安定的乐土。北方流民大量拥入巴汉一带，对安康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明清时代，江南战乱频仍，南山老林吸引了南方流民来此拓荒。大规模移民有两次：明成化十二年（1476），清乾隆三十七、八年（1772~1773）。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金州仅有24100人，到乾隆三十七年时增至129583人，到嘉庆九年（1804）增至203579人，其中客籍占四分之一，当时有“十家九户客，百年土著无”之说。

这样的历史背景，对安康文化的发生和发展必然影响深远，一是厚实了地方文化的根基，产生了源于汉江沃土的汉水流域文化。拥有23391平方公里土地和近300万人口的安康地区又在汉水流域文化中占着主体位置；二是交融性，特别是和相邻的秦陇、巴蜀、荆襄三个文化区相互渗透；三是独具风采，南北交汇而更多南方文化特色，阳刚不足，阴柔有余。

影响所及，活跃在安康文坛的作家大体由四部分组成：一是生于斯、长于斯的本籍人，如张补山、董诏；二是移民的后代，如刘卿、刘宇，由山东迁来的；三是因封建皇帝封官实行“回避政策”而派来安康做官的文人学士，如姚合、叶世倬、严如煜；四是流寓，如居安40年的高寄系江苏武进人。

明清前的安康文坛不乏名家，但多是“散兵游勇”，布不成阵。此后有四个兴旺时期：明成化至万历年间，百余年里出了“一鲁（鲁得之）三刘（刘卿、刘宇、刘绍基）”；清康

熙年间刘应秋独领风骚；清乾隆年间，山南硕儒董诏以教育奠基，造就一批俊才，如玉澍、谢玉珩、张补山、马二南等。特别是张补山，对地方文化汲汲以求，著书、教书、印书，使安康文坛气象一新，至今引为安康的骄傲；建国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第一个“十年”，安康文坛兴旺发达，出现了一批越过秦岭、冲出潼关的作家，诗歌、散文、小说、故事、戏剧、曲艺等各种文体都有佳作问世。无论作家队伍的阵容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是从前所不可同日而语的。安康新文学十年硕果累累，在地方文学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2 古硕学文人垂青这片土地

安康的地形是两山夹一川，自然景观具有南、北方过渡色彩，又以南方为主。这里山青水秀，出产丰富。

旧方志这样描述其地理位置：东接襄沔，西连梁洋，南通巴蜀，北控商虢。它毗邻三个文化区，并连接陇海、成渝、长江中下游三大经济区。

安康很封闭，但也很有魅力。在古代颇令一批硕学文人向往。

传说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之祖、苏秦张仪之师鬼谷子，曾隐居安康石泉，遗迹尚存。

庄子名周，战国时楚人，生于公元前约369年，死于公元前约286年，已作古2270余年。这位道家学派的重要人物在其《天地篇》中塑造了一个抱残守缺、不思进取、反对改革的“抱瓮丈人”的形象。庄子写的正是我们的先民，一位汉阴老叟。其文寓意深刻。

原文是：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滑滑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日浸百畦，用

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溢汤，其名为橰。”为圃者怆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心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

汉阴“抱瓮丈人”的形象已列入文学人物画廊，其社会意义不仅教育了古人，也启迪了今人。社会要发展，就应让“抱瓮丈人”断子绝孙。

由此而生发的诗文作品甚多，唐朝诗人赵嘏在《抱瓮丈人》一诗中吟道：

赐也能言未识真，误将心许汉阴人；
桔槔俯仰何妨事，抱瓮区区老此身。

北宋著名诗人晁殊在《咏上竿伎感抱瓮丈人》一诗中吟道：

百尺竿头袅袅身，足腾跟挂骇旁人；
汉阴有叟君知否，抱瓮区区亦未贫。

宁陕玄都坛在唐代闻名遐迩，相传大诗人杜甫与友元逸人曾隐居于此，写下了《玄都坛歌寄元逸人》一诗，盛赞“屋前太古元都坛，青石漠漠松风寒。子规夜啼山竹裂，王母昼下云旗翻。”

子午道是历史上有名的古栈道，途经宁陕、石泉，玄宗宠妃杨玉环所吃由四川进贡的鲜荔枝，途经此道运长安。杜甫吟道：

忆昔南州使， 奔腾献荔枝。
百马死山中， 至今耆旧悲。

由四川涪陵到长安，运荔枝的马队昼夜兼程，竟七日到达，真乃神速！为了杨贵妃的“一口鲜”，又不知多少宝马良驹累死道旁！封建帝王的奢侈腐化令人震惊愤慨。杜牧的《荔枝路》与杜甫的《子午道》同题材，原诗是：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一骑驰驱千里，急如星火，置骑传送的却是一份南国水果荔枝而已，令人啼笑皆非，也令人愤慨。诗人用反衬手法揭露皇室的奢侈腐化。当然，《荔枝路》远没《子午道》一诗深沉。

白居易是和李白、杜甫齐名的唐代大诗人，史称“李杜白”。白居易没来过金州（安康），但他是了解的。在《送韦侍御量移金州司马》一诗中吟道：

春雨欢露同沾泽，冬叹风霜独满衣。

留滞多时如我少，迁移好处似君稀。

卧龙云到须先起，蛰燕雷惊尚未飞。

莫恨东西沟水别，沧浪长短拟同归。

韦侍御是否韦应物，待考。白居易送韦姓朋友赴任金州，诗中的“沧浪”即指汉水，一则依依不舍，“迁移好处似君稀”，又羡慕朋友不幸中的万幸是调去了一个好地方工作。可见白居易对金州很向往。

田园诗人、“襄阳布衣”孟浩然来过安康，并曾登石泉安阳城楼一游，留下《登安阳城楼》一诗：

县城南面汉江流，江嶂开成南雍州。

才子乘春来骋望，群公暇日坐销忧。